

● 世界十大侦探小说 ●

Shi Jie Shi Da Zhen Tan Xiao Shuo

福尔摩斯探案集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I 14

21(1)

114
273
:1

世界十大侦探小说

文

福尔摩斯探案集

(一)

[英]柯南·道尔

第一卷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十大侦探小说/丁华民主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2

ISBN 7-80702-321-X

I.世... II.丁... III.侦探小说—世界 IV.I.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0155 号

世界十大侦探小说

丁华民 志敏 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发行

吉林音像出版社

北京潮运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120.5

字数:1800千字 2006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702-321-X/I·41

定价(全16卷):368.00元

总 目 录

第一卷 福尔摩斯探案集(一)

第二卷 福尔摩斯探案集(二)

第三卷 福尔摩斯探案集(三)

第四卷 福尔摩斯探案集(四)

第五卷 布朗神父探案集·上

第六卷 布朗神父探案集·中

第七卷 布朗神父探案集·下

第八卷 浅滩迷船·上

第九卷 浅滩迷船·下

第十卷 黄室谜案·上

第十一卷 黄室谜案·下
神探维克多

第十二卷 水晶瓶塞·上

第十三卷 水晶瓶塞·下
月亮宝石

第十四卷 犹太油灯
最后一案

第十五卷 侠盗亚森·罗宾

第十六卷 爱伦·坡侦探小说集

目 录

福尔摩斯探案集(一)

空房阴谋	(1)
倒霉谋杀犯	(23)
跳舞小人	(48)
第二块血迹	(73)
米尔沃顿	(104)
金丝眼镜	(127)
失踪的中卫	(149)

福尔摩斯探案集(一)

空房阴谋

1894年春,一件谋杀案受到全伦敦人注意,甚至在上层社会掀起一阵恐慌,这件案子就是令人尊敬的洛诺迪·安迪尔先生在极其异常又说不清什么缘由的情形中惨遭杀害。众所周知的案情,其实已被警方删去了不少;这是由于起诉动机的原因十分充分,于是有一部分证据无需公开。我也只是在这件案子结束近十年的现今,才获准弥补案件侦破全过程中的一些曾被忽略的细节。与那些使人感到意外的结局相比,案件本身虽不乏有趣之处,却不能与前者相提并论。这个结局,在我这一生所遇的一切惊险之事中,是最令我感到震撼和惊异的。即便到了现在,离结案都隔了那样长的一段时间,我仍然会因为想到它而不寒而栗;我的心中再次涌起那种如潮水般兴奋惊讶而又疑惑的情绪,这种心情在很久以前的那个时候,就已完全将我淹没了。对于那些留意某位我无意中谈到的不寻常之人的一举一动的读者,我想说一句话:不要因为我没有将自己所知的全部情况合盘托出便有所抱怨。我本来当然会将这当作最重要的责任,但是无奈他已亲自嘱咐我保守秘密。直到上个月三号,这条制约我的命令才宣布解除。

可想而知,我对刑事案件的极大兴趣,来源于我与谢洛克·福

尔摩斯之间密切的关系。他失踪后,我对所有公开的悬案一个不漏地阅读过了。我甚至还好几次用他的方式尝试解开这些悬案的谜底,但几乎全都失败了——这仅仅是因为自己的兴趣。再没有任何一件悬案,像洛诺迪·安迪尔的死那样,吸引我极大的注意。在阅读审问中列出的证据时,根据它们我已判断出法庭的判决将只是某人或某些人的蓄意谋杀罪名不成立,这时,我会比以前更加强烈地感到福尔摩斯的离去,对社会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在这件奇怪的案件中,我可以确信有几处他最感兴趣的地方。而且,凭借他受过良好锻炼的眼光和思维敏捷的大脑,这位在欧洲堪称一流的刑事侦探,极有可能成为警方的得力助手,并且使他们预先做出反应。在终日奔波的行医生活中,我总在琢磨这件悬案,却始终给不出一个自己觉得情理上说得通的解释。我于是情愿将审讯结束时公开的案情简要复述一遍,也不再考虑什么炒冷饭的危险了。

洛诺迪·安迪尔,是澳洲一处殖民地总督——梅洛斯伯爵的第二个儿子。安迪尔的母亲带着儿子和女儿茜尔德回国,住在公园街 427 号,她回来是为了治疗白内障而动个手术的。这位青年在上层社交圈中出入,没有仇家,也没有陋习,这是众所周知的情況。几个月前,经双方同意,他解除了与才可斯提丝的依蒂斯·乌迪莉小姐订立的婚约,而在此以后,似乎也没有发现双方还有什么深刻的依恋。他生性孤僻,更愿意生活在平静单调的环境中,因此他日常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一个狭隘而守旧的生活圈中被消耗掉了。但是,死神却以奇异的方式,在 1894 年 3 月 30 日晚上 10 点到 11 点 20 分之间,瞬间降临到这个清闲散漫的年轻人身上。

洛诺迪·安迪尔沉溺于纸牌游戏,而且一玩起来就不停手,只是从来不会有失身份地下太大的赌注。他同时做了巴尔文·卡纹提许和伯格忒尔三个纸牌俱乐部的成员。案件发生当天,他晚饭

之后曾在卡纹提许俱乐部玩过一局会希特。下午他也曾在那里消磨过一些时间。据与他一起玩牌的慕里先生、红旗翰·翰德爵士和慕伦上校证实,他们的确玩了会希特,大家的牌没有太大的优劣之分,安迪尔没出现什么困境。每天他几乎都在不同的俱乐部中玩牌,每次都十分小心,而且很少有输了钱离开的时候。在证词中还提到一条,就是几个礼拜之前,他与慕伦上校作为一方,联手一下子从哥迪夫·密尔那和帕尔莫罗勋爵那一方赢去四百二十镑。他的近况,侦察的记录中涉及的也只有这么多了。

案发当晚,他在十点整从俱乐部返回家中。他母亲和妹妹到亲戚家做客去了。按女仆的证词,他走进二楼那间常被他作为起居室的前厅,她(女仆)已将那间房间的窗打开,因为生着的火会冒烟。屋里直到十一点二十分梅洛斯太太及女儿回家前一直没什么奇怪的响动。但是梅洛斯太太在想走进屋里向儿子道晚安时,却发觉门被反锁了。母女两人无论如何喊叫、敲门都没有人应声。等到叫人撞开这扇门之后,发现这个可怜的年轻人倒在桌子旁边,一颗左轮手枪的子弹击中了他的脑袋,这场面令人心惊胆战,但是找遍这间屋子也没有发现武器。桌上放了钱,是两张十镑的纸币与总值十一镑十先令的金币与银币,它们分成十堆摆放,但数量并不均匀。还有一张记录了几个数字与一些俱乐部中朋友的名字的纸条,于是可以设想他被枪杀之前正在算玩牌的输赢。

然而案情并没有因为察看现场而有所突破,甚至显得更为扑朔迷离。首先,无法解释这个青年把门反锁的理由。当然可能是凶手插上的门,以便他从窗溜走。窗口与地面相距约为三十英尺,下面是一个花坛,番江花正在盛开。但是花圃与地面上都看不出被人踩过的痕迹,显然只可能是被害人自己从里面锁上了门。如果凶手是从屋外向窗口开枪,并一枪毙命,那他一定是一个神枪手。其实,公园街上人来人往,一个马车站立在离这幢房子大

约一百码的地方。如果从这里开枪,又是一颗如同所有铅头子弹一样的左轮枪弹(它还导致中弹即死的致命伤),那么枪弹一经射出便会发出巨响,可是当时却没人听见枪声。公园街这件悬案的细节情况,在无法辨明动机的情况下显得异常费解,如同前面我说过的,从未听人说起这位年轻的安迪尔先生有什么仇家,而他屋中的钱与贵重的物件,也不曾被人挪动一下。

我终日将这些事实翻来覆去地思考,想找到那个我已去世的朋友所说的调查的切入点,也就是找一个言之有理的解释,并以此发现破案的捷径。我四处蹒跚,穿过公园,到公园路与牛津路相接的路口时大概是六点。人行道上聚了一群无业游民,全都抬头看着一扇窗子。他们告诉我那所我特意过来看看的房子。这儿有一个戴着墨镜,又瘦又高的人,很可能是个便衣侦探,正在讲他的推测,身边围了一群人在听。我一开始尽力想凑近去听,可是他的解释实在荒谬不经,于是我心生厌恶,又从人堆中挤了出来。我向后撤时撞到后面的一个人,是个有些残疾的老人,他怀中抱着的几本书被我碰了下来。在拎起落在地上的那些书时,我看见其中的一本叫《树木崇拜探源》。我想老人一定是个贫穷的收集书籍者,以收藏一些鲜为人知的书作为业余爱好。我为这次意外尽力说抱歉,但是这几本被我碰掉的书,在拥有者眼中恰恰显然是被视作珍宝的,只听他生气地哼了一声,扭头就走了。我一直望着他,直到他歪斜的身影与灰白的络腮胡须在人群中消失不见为止。

即使数次对公园街 427 号进行观察,我所关心的问题也没有因此而有一丝突破。在这幢房屋与街道之间,只有一道仅五英尺高的矮墙,一半还是铁栅,无论是谁,都会很容易地进入花园。但是即便是身轻如燕的人,想爬进那扇窗户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墙边没有任何可供攀援的东西——如水管什么的——作支撑。在感到更加困惑之后,我只好返回坎新顿。在书房中我还没坐上

五分钟,女佣就来通报有客来访。令人惊诧不已的是,客人不是别人,却正是我碰到的那个奇怪的收藏旧书的人。他消瘦的脸庞被灰白的头发和胡须勾勒得轮廓清晰,而在他右臂下夹着的书,少说也有十多本。

“您一定没想到是我吧,先生。”他用一种有些嘶哑的奇怪嗓音说。

我承认自己的确没料到。

“先生,我很抱歉。我刚才一直跛着脚跟在您身后走,刚巧遇上您走进这所房子,于是我告诉自己,务必来访问一下您这位善良的先生,为刚才我有些粗鲁的态度道歉,但我并不是存心想这样的。还有,我还要感谢您帮我抬起了书。”

“您别把这种小事情放在心上,”我说,“而我是否能问一句,您是怎么把我认出来的呢?”

“先生,如果这不算太失礼的话,我与您其实是邻居呢,我的小店就在教堂的拐弯处。先生,我想您也收藏书吧。这里有几本很便宜的书——《英国的鸟类》、《科涂拉斯》、《圣战》。再有五本书,您书柜上第二层的空缺就可以补满了,而现在看上去还不怎么整齐呢,您觉得呢,先生?”

我转身向后面的书柜看了看。等我再转回来,竟看见谢洛克·福尔摩斯站在书桌的另一边向我微笑。我站了起来,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几秒钟后我似乎晕了过去,在我这一辈子,这可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的眼前的确有一团白色的迷雾地旋转。白雾散来之后,我发觉自己的衣领已经被松开,唇边仍留有白兰地辛辣的气味,而福尔摩斯一手握着随身带的扁酒瓶,俯身站在我的椅子边。

“我亲爱的华生”,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说话,“十分对不起。我完全没料到您竟如此受不了刺激。”

我紧紧将他的手臂抓住。

“福尔摩斯!”我大声地说,“真是你呀!你真的还活着吗?那个恐怖的深渊,你是怎么爬出来的呢?”

“等一下,”他说道,“现在你可以确定自己已经恢复过来,可以与我谈这件事情了?我真是多事,这样一个戏剧化的出场,竟给你带来这么大的刺激。”

“我已经没事了。但是老实说,我实在无法相信自己的双眼,福尔摩斯。上帝!偏偏是你,全世界这么多人,竟是你站在我的书房中。”我又抓住他的一只衣袖,隔着衣服我感到他那充满力量的瘦胳膊。“而无论如何你不是鬼魂,”我说,“我亲爱的朋友,能再见到你真让我高兴极了。快坐下,把你如何从那恐怖的深渊中死里逃生的过程,讲给我听吧。”

他在我对面坐下,像以前那样随手点燃一根香烟。他的身体被一件破旧的、卖书的人穿的大袍裹得严严实实,除此之外只剩下那堆灰白的头发和摆在桌上的一堆旧书。福尔摩斯看上去比以前更消瘦、机敏,但是一丝苍白的颜色浮现在他那像鹰一般的脸上,于是我便不难想到,他近来这段时间一定过着不规律的生活。

“华生,我很庆幸可以把腰伸直,”他说道,“连续几个小时让一个高个头的人缩去一英尺身高可不是闹着玩的。我亲爱的老朋友,如果我仍然可以要求你做我的合作者,就还有一段艰苦的工作需要你和我今天晚上去做。而至于如何把我的这一切说清楚,我想最好将这件事做完以后再对你细细道来。”

“我倒是愿意现在听你讲,因为我很想了解。”

“你愿意今天晚上与我同去吗?”

“愿意,你说任何时间、地点都可以。”

“在出发之前我们还有吃晚饭的时间呢,的确与以前一样。好的,谈谈那个峡谷吧。从峡谷中逃脱倒没有费太大的力量。理由其实极为简单:我其实根本没掉进深渊。”

“你根本没落下去?”

“没有,华生。我压根儿没落下去。那张给你的便条,可是千真万确。我在察觉长相有点凶恶的莫利亚地教授在那条往安全地区去的狭窄的小路中站着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一定是大难临头了。我从他的灰眼珠中看到的是一个残酷的设想。我就与他聊了聊,经他礼数周全地许可之后我便写了那封你后来收到的信。在把信、烟盒与手杖全放在那儿时,我便顺着那条狭窄的路往前走了。莫利亚地紧紧跟随我,路到了尽头我已无处可去。他没有拿出武器,而是猛地向我扑来,抱住了我。他只想快点报复我,因为他也知道自己全都完了。于是在瀑布边上我与他纠缠在一起。我幸而略通日本式摔跤,这点儿功夫以前帮了我好几回呢。我挣脱了他的手臂,他极为恐怖地怪叫了一声,疯了一样地乱蹬了几次,双手在空中胡乱地抓。他虽然费力不小,最终还是失去了平衡,摔了下去。我探头向下望,看见他落到很深的地方,最后撞在一块石头上,又向外弹了一次,落进水中。”

福尔摩斯边吸烟边做了这一番描述,我是惊异地将它听完了的。

“但是还有脚印呢!”我大声说道,“那条路上只有两个人向前走的脚印,却没有任何返回的,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事情是这样,我在教授跌下去的一瞬间蓦地发现,这是命运为我创造的绝好的时机。我很清楚,立誓想除去我的人绝不只是莫利亚地一人,还有至少三个人,他们头领的死亡只会令他们找我复仇的心变得更加坚定。他们全是危险人物,而三个人中一定会有一个把我找到。而如果我的死讯被全世界都当成事实,这些人很快就会出现,而不是鬼鬼祟祟的了。于是我便得到了把他们干掉的机会。这些想法,我相信在莫利亚地沉入兰新比赫瀑布的潭底之前,就已在我的头脑里成形了。”

“我站起来,观察身后的悬崖。你那篇文章——我后来从中

读到了那些生动的描写，真是很不错的呢——已确定那是绝壁。只是你的说法还是不尽正确。仍然有几处很小的凹凸之处，可以让在峭壁上立足，而且还有一处地点十分类似岩架。当然不可能一口气爬到那样高的悬崖上去，也自然不可能沿那条潮湿的小道返回却不留下脚印。我也可以像以前相似的情况中那样，将鞋子倒着穿，但只要一看见同一个方面有三对脚印出现，有人一定会立刻识破这骗人的把戏。于是冒险爬上去是最后的选择了。即使我不怎么擅长幻想，但这一次我却好像真的听见莫利亚地向我呼喊的声音从深渊底部升上来。好几回，当我所抓的草丛几次脱手、或者潮湿的岩壁缺口使我的脚滑脱时，我都以为自己没救了。可是我仍然全力向上攀爬，终于到了一块宽约几英尺的岩架上。那儿满是柔软的青苔，我可以舒舒服服地躺在那里而无人发现。亲爱的华生，当你与一起来的其他人正在我的死亡现场满怀同情却收效甚微地进行侦查时，我就在岩架上躺着呢。”

“你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之后便回到旅馆，于是我最后一个人留在那儿。本来我以为自己的冒险便到此为止。可是一件突然发生的事，令我感到还有更令我吃惊的事接着发生。悬崖上方滚下一块巨大的岩石，从我身边轰隆一下擦过，砸到下方的狭窄的路，又弹起来落向深渊。当时我还以为这块岩石是碰巧落下来的。但是不久之后，我抬头望去，只见已经昏暗的天空中露出一个人头。这时又有一块石头落下，就砸在我躲的岩架上，离我的头不到一英尺远。自然这里面的意思已很明白。莫利亚地不是单枪匹马来的。他在对我下手时仍有一个手下在一边观望，这是个多么危险的手下，我一下子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他的朋友掉下去淹死和我逃脱的全过程中，他都藏在暗处盯着。他一直在一边等待，后来取道攀上悬崖顶部，妄图将他朋友未做成的事进行到底。”

“华生，想清楚这些没有耗费我太多时间。后来我又见他

崖顶向下望的那张冰冷的脸,我于是猜到是又有一块石头会掉下来了。我便看准崖壁下方的小道向下爬。而向下比向上要困难得多,当时我可没觉得自己可以轻松爬下去。但是我没有考虑向下爬危险的时间,因为又一块石头在我身边呼啸着落下,而此时我仅以双手攀着岩架的边缘,身体悬在半空中。爬到一半我的脚踩空了,感谢上帝我只摔在那条小路上,摔破了头,出了点血。我爬起来就立刻逃走,在黑暗中走了十英里的山路。一周以后我到了佛罗伦萨,这时便一定不会有人知道我的行踪了。”

“我那时只有一个可以相信的人——麦克洛夫特,我的哥哥。亲爱的华生,我真是十分抱歉。可是那时的首要问题,就是要让人们相信我的死讯。你如果不相信我已经死了,也必定写不出那篇文章,确信无疑地讲述我的不幸结局。这一年里,有好几次,我忍不住想拿起笔写信给你,却又怕因为你对我的关怀备至,又会一不小心将这个秘密泄漏出去。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我只有在你今天黄昏碰掉了我的书的时候避开你,那时的环境对我来说十分危险,如果那时你流露出哪怕一丝一毫惊讶和兴奋之情,我的身份便极有可能被人发觉,并因此造成悲惨而无可挽回的后果。而去麦克洛夫特那儿,是因为我急需用钱,我必须向他说明自己的秘密。伦敦的局势,没有按我预想的那样顺利发展,因为在审理莫利亚地一案过程中,那两个与我有深仇大恨的最危险的党羽漏掉了,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我在西藏旅行,两年之间,时常与拉萨的喇嘛们一起消遣。也许你读过一篇出于叫西各生的挪威人之手的考察报告,你一定想不到自己读到的正是你朋友的音讯。后来,我去了麦加圣地,途经波斯,又到喀土穆进行了一次对阿里发的简捷但很有意思的访问,而访问的结果已经被我告知外交部了。回国之后,我在南部蒙波里埃的一个实验室中,进行了长达几个月时间的对煤集油的衍生物的研究。在我满意地结束这项工作时,有消息说我的仇家只有一个在伦敦,我便做出了回来的

决定。这时，公园街疑案使我加紧行动，不仅是因为我对这件曲折离奇的案子很感兴趣，而且对我本人来说，它甚至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立刻返回伦敦贝克街自己的住处，荷德森太太竟被我吓得歇斯底里症复犯。麦克洛夫特按原样将我的房间与所有记录保存得很好。于是，今天下午两点钟，我亲爱的华生，我发现自己又回到原先屋里的那把旧椅子上坐着，而我对面的那把椅子，我多希望能看见是你，又像以前那样，坐在那儿。”

四月里的那个晚上，我便这样听到了这些奇异的事情。如果不是亲眼看见这个人，看见我曾一度以为再也看不见的又瘦又高的身影与诚挚的面孔了，作为我所听见的一切的证明，那么这个故事实在是荒谬不经。他不知怎的已知道我居丧的事，用动作替代语言向我表示安慰。“工作是缓解悲伤的良药，”他说道，“我给你和我安排了一件今晚去做的事，我们如果可以顺利完成它，便没有白在这世上活着。”他没有多作解释，无论我如何请求也不行。“天亮之前你会听到、看到许多，”他最后这样回答，“我和你三年没见，有许多事要谈呢，但是只能到九点半钟，因为那时一场特殊的空房冒险就要开始了。”

一切都像以前那样，九点半时，我便真的与他并肩坐在一辆双座马车上，我衣袋中揣着手枪，因为这次冒险而心情激动。福尔摩斯一直不说话，保持镇静。他严峻的面孔在街灯的映照下忽明忽暗，他双唇紧闭，正皱着眉头，陷入沉思。我不知道，在伦敦这遍布罪行的黑暗的森林中，我们要去追寻的是什么样的猎物，但是这个经验丰富的猎人的神情，又使我相信这次行动必定惊险刺激。在那张苦行僧般表情阴沉的脸上，我常常看见带讽刺意味的微笑，仿佛在预示着我们的猎物将在劫难逃。

本来我想我们会去贝克街，可是福尔摩斯就在卡纹提许广场的拐弯处让车停了下来。我注意到，他下车时向四周环顾了一下，又在经过每条街的拐弯处十分谨慎地留心身后有无跟踪的

人。这条路线当然是从没有人走过的。福尔摩斯很熟悉伦敦这种鲜为人知的小路，这一次，又在这些我从未来过的街巷与马厩快速而胸有成竹地穿过。最后，我们来到一条两旁都是阴暗的旧房子的小路上。沿着这条路，我们进入曼彻斯特大街，又来到布伦夫特大街。在这儿，他又迅速拐入一条小路，穿过一扇木栅门，走进一个空无一人的院子里。他用钥匙打开一处住宅的后门，我们一同走进去，然后，他关上了门。

屋里漆黑一片，显然是一间空房。地板上没铺地毯，踩上去嘎吱作响。我一伸手，触到一堵墙，墙上糊的纸早已开裂，一片片地垂在那里。福尔摩斯这时握住我的手腕，带我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我能感到他的手指冰凉，而直到门上的扇形窗户在我眼前隐约现出昏暗的轮廓，我们才停下不再向前走。福尔摩斯从这里忽然转向右边，我们就走进另一间房，正方形的，也是空空一片。房间四个墙角都陷在黑暗里，屋子中间的那点微光，是远处街道上的灯投进来的。这周围没有街灯，窗户上也蒙了一层厚厚的灰尘，所以我们在房间中，除了对方的轮廓以外什么都看不清。我的伙伴将他的一只手搭在我肩上，他的嘴唇紧接着凑近了我的耳边。

“我们现在在哪里，你知道吗？”他轻声问我。

“那边是贝克街。”我回答他，并尽力睁大眼睛向模糊的玻璃窗外看。

“对。我们公寓外科莫敦私宅，就是这儿了。”

“为什么我们要到这里来？”

“从这里，要以将对面那幢高楼看清楚。亲爱的华生，小心别让自己被发现，向窗户边靠近一些，再看看我们的老住址吧——那么多发生在你身上的传奇故事，不正是从那里开始的吗？我们来看看，在我离开的这三年中，那种令你惊诧的才能，是不是还在我身上没有消失呢。”